

典型在夙昔的賴明陽教授

楊偉勛 教授兼所長
臺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



2015年8月11日下午原本門診時間，感謝 施翔蓉醫師願意先代診，讓我能以所長的身份，代表臺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全體師生，前去參加本所前所長 賴明陽教授的喪禮公祭。站在靈堂外與同仁談起，對 賴P.英年早逝的無奈與惋惜時，從外面遠眺高懸在靈堂上的遺照，英氣鋒發，目光炯炯，面露微笑，真是令人不勝唏噓！我除了身為新任所長，有義務前來代表本所主祭外，我於1998年從美國回到臨床所服務，當時就是剛接任所長的 賴P.所招募回國的。

1997年我在西雅圖的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(UW) 修完遺傳學博士學位後，原本計劃留在UW病理科做博士後研究，並未準備立即返台服務。後來由至友高嘉宏醫師轉知，當時新任本所所長的賴P.，正要到芝加哥參加美國肝病研究學會年會，高醫師建議我，如果有意回台大服務，可將學經歷資料及研究論文，寄到芝加哥旅館給他，由他轉交給 賴P.。寄了東西以後某天晚上，我太太忽然提議說，既然 賴P.人還在美國，何不直接打電話給在旅館的他，和他談一談，我鼓起勇氣撥了電話，沒想到電話另一頭 賴P接起來以後，我們就熱烈地談了超過一小時以上，相談甚歡，接著就是一連串他熱心的協助，安排我回到台大演講，然後除了以講師起聘外，並同時依教師在職進修條例，送我到台大醫院內科，完成內分泌新陳代謝次專科最後一年的訓練，次年我才得以升任主治醫師並改聘為助理教授。中間的派系人事折衝，有如白色巨塔 故事中的情節一般，我只是一顆小棋仔，其中受到其他許多人幫忙，無法一一致謝，只能保留到將來有機會，在回憶錄中再寫了。但是 賴P.對於一位無親無故、亦非親炙的學生後輩，不厭其煩地一一為我設想、並多方周旋，替我排除障礙，我非常清楚，心中有無盡的感激！其後在我任職間，無論是當我僥倖獲獎時，他會到我辦公室，告訴我他很高興，當初找我回來服務是對的，或是當我遇到兩次無謂卻蠻嚴重的人事紛擾時，有一次我 還生氣地表示想要離開台大，他除了協助我解決困難外，更告訴我他相信我一定能為醫學研究和教育做出貢獻，要我不可氣餒放棄！今天我都還能記得當時在辦公室 對話的景象和他的表情，這些都對於身為後輩的我的士氣，有無比的激勵！讓我能正面地，繼續向前挺進！

但是我和 賴P.的初遭遇，可不是這麼完美!1989年左右，我在內科R2，輪到四西(現在台大西址)肝膽腸胃科病房時， 賴P. 是我的主治醫師，當年在台大升任主治醫師，是非常困難的。他那時正是一位意氣鋒發的年輕主治醫師。偏偏我卻是一個活在自己世界、非常 **self- sufficient**的年輕人，和其他積極進取的同儕住院醫師們相比，好像一點競爭力都沒有!在各方面都要求非常嚴謹的他，和不太理會別人評價、自以為是的我，都發揮了極大的耐心，相互磨合。

我當時對他的咄咄逼人，是相當忍耐的，而我也相信他對我的自我滿足、相應不理的態度，應該也是百般無奈。我們之間的張力，有一天終於小爆發了，見他怒氣沖沖地，快步走進護理站，劈頭就質問我為什麼給了一位 **hepatic encephalopathy** 的病患，不正確的輸液治療。我直接回他說是照書開的!於是在四西護理站，眾目睽睽下，翻書對質，幸好我沒錯! 賴P.非常有風度地承認，或許自己沒跟上書上的一些 **revision**。其後他也經常對我感嘆，抗生素種類進步太快，他有一點跟不上! 賴P.也有調皮的時候，有一天他神秘兮兮地手握一篇 **paper**，說要考我新住院的病人的診斷，如果答對，手上的 **paper** 就要送給我，我心想又不是甚麼奇珍異寶，我自己去影印就有了。不過既然他神秘兮兮地，我也並非毫無備戰，當然要往罕見的疾病猜，我一答: **Budd-Chiari syndrome**，他頗為驚訝，我就得到一篇 **Budd-Chiari syndrome** 的 **review article** 的影印本作獎品。雖然磨合一陣子後，兩人倒也都相安無事，但是個性較不積極任事的R2我，對於能早日脫離對己對人都要求嚴謹的 **young V.** 賴P. 的“魔掌”，心中其實是蠻期待的! 多年後，他招募我回臨醫所服務，我們再度重逢，但我一直沒有問過他，對當年表現普普、甚至有點異類的我，當時到底是何印象和評價?但從他與我在同事的期間的互動，可以確定的是，應該沒有太深遠的負面影響!我從擔任他的住院醫師，到成為他的同事期間的相處經驗，充分了解了他的為人，他處事嚴謹、要求甚高，但待人和善、有同理心、會為同儕後輩設想，結論就是好人，一位你可以信靠的長輩、同事和朋友!

賴P.從所長退下來後幾年，我們就察覺他的健康有點狀況，直到有一天聽到他在學會會議中暈倒，已經被送來醫院，打聽到病房號，趕去探視他，見到他意識清楚，躺在病床上對我表示他狀況還好，於是叮嚀住院醫師好好注意後，放心離去。但此後他就較少參加活動，我也比較少見到他。特別是在他提早辦理退休後，我幾乎完全沒有機會見到他。我印象中或許是最後一次見到他是某個星期五上午，在景福門診候診區，我上診時遇到了也來就診的他，我趨前問候他，他自己站了起來，但臉部沒有太明顯的表情反應，也沒有講話，當時我其實並不確定他是否還認得我，雖然我勉強擠出笑容、問候寒暄幾句，轉身上診去時，心中真是無限感慨與無奈！由公祭會場回來醫院的計程車上，和醫學系吳明賢主任、腸胃科邱瀚模醫師，談起賴P.在醫學上，特別是C型肝炎干擾素合併抗病毒藥治療效果確立的貢獻，造福無數病人。提起他對fellow及住院醫師嚴格要求的往日趣事，就立刻讓我想起了我R2時的景況，一切都是為維護病人的利益、為了學生後輩的教學。吳主任還感嘆說，在台大認真嚴謹的日本式醫學教授，在賴P.過世後，亦將隨風而逝了！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，從賴P.的一生為人處事與行事風格，我隱約看到了他一生所最景仰的老師宋瑞樓教授的身影！而我和許多後輩也是以同樣的心情，永遠景仰他！

P.S. 本所將會發起籌辦賴教授的紀念文集！